

御問 蒼天

吉夫

著



卷一 序



文匯出版社

御問 苍天

吉夫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仰问苍天 / 吉夫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496-2491-1

I. ①仰… II. ①吉…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8611 号

仰问苍天

著 者 / 吉 夫

责任编辑 / 徐曙蕾

封面装帧 / 王 翔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79 千字

印 张 / 21.25

ISBN 978-7-5496-2491-1

定 价 / 45.00 元

序

作者长期在党政机关工作，应该说对公务员队伍的情况非常熟悉和了解。他于2016年下半年开始尝试创作以公务员为题材的官场小说，在原创中文网站等处发表，现选取部分汇编出版。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官场文学”。“官场文学”一般是揭露官场内的“潜规则”和权力异化导致的官员腐败现象。有一位以写官场小说见长的作家说：“官场的语码系统，外界只看到那层壳，看上去一切都很庄严，一到后台看看呢，很可能是哑然失笑。”毋庸讳言，公务员（官员）当中的确有一小部分因经受不住考验成为了腐败分子，这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文学有义务反映现实。但是所谓的“官场文学”还应该更多反映广大公务员群体各个侧面的场景。作为掌握着各种公权力的社会特殊群体，他们时刻会面对各种诱惑和挑战，社会对他们在道德、法律操守上寄予更高的期许。作为社会的普通一员，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但绝大多数人怀揣理想，忠于职守，热爱生活，守得住底线，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默默奉献着。

作者正是想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提炼，从不同侧面揭示公务员（官员）

们的心路历程。他们有理想、有情怀,有对事业的不懈追求,有奋不顾身冲在一线的担当,也常常有困惑、疑虑,还有升迁的期盼、面对各种矛盾的疲惫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以小说的形式、白描的写作手法呈现了当今公务员(官员)队伍面对经济社会急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的情况,依然心怀理想、兢兢业业、勇于突破、甘于奉献的群像。我和作者在同一个地区工作数十年,在小说里,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这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峥嵘岁月。

本书是作者从政府官员身份到业余作者身份转型的第一部作品。虽然写作技巧还有待提高,但与以往“官场文学”不一样,这是一部弘扬正能量的官场小说。

为作者打 CALL。

朱 辉

目录

范丽局长的烦恼 / 1

沉闷的巴掌 / 20

郝平交友记 / 40

郝平的寻觅 / 77

谢谢你,阿姨 / 96

单月娥重生记 / 110

仰问苍天 / 137

丁科长的秘密 / 157

瑰丽的天人峰 / 174

特快列车上的奇遇 / 233

牛大庆晋升记 / 252

申阳湖畔的灯光 / 296

范丽局长的烦恼

“今天约你来,是想跟你摊个牌——”范丽神情淡定,语速平缓,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下,她打量着坐在对面的莫志明,观察着对方的反应。

对方没有反应,依旧理着个令她厌恶的马桶头,穿着件领子已经起毛的长袖白衬衫,眼睑下垂着,两只手在抚弄着跟前的茶杯,一副改不了的谦卑的样子。连莫莫都八岁了,以前每当做爱,他还都要央求她把灯关掉,他一直不大敢直视她的眼睛。

两人是大学同班同学。莫志明会读书,写得一手好文章,年年拿奖学金,但性格懦弱,不善言辞,上海本地人,家里农转非动迁分得三套房和一笔不小的补偿款,家境也由此变得殷实起来。那个时候能将自己的文字变成报纸杂志上的铅字是让人羡慕的事,或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班里有几个外地女同学对他都有点意思。但不管怎么说,莫志明在男生中算不得出类拔萃的。范丽是个美人胚子,穿着并不刻意,但即便是别人的衣服套在她身上,也好像是专为她量身定做的。有次学校搞联欢会,女主持突然生病,她这个校团委宣传委员只好临时顶上去,她的T恤配牛仔裤是上不了台面的,临时在后台与同学孙文沁换了下,一袭粉红连衣裙配一双缀着人造宝石的嫩黄色高跟皮鞋再加上她的不凡口才,霎时引得一片喝彩。自此以后,但凡学校有什么大型文艺活动,女主持就非她莫属了。她来自

北方一个小县城，父母都是当地的中学老师，也算得是书香门第，待人接物很是得体。一朵盛开的鲜花自然引得无数蜜蜂围着团团转，有时还免不了互相间撕扯几下。谁也没想到临毕业，这朵鲜花居然自己插到了莫志明这坨牛粪上。那些个日子，学校里的几个公子哥儿撞见莫志明眼睛里都能喷出火来。莫志明呢，并不喜形于色，仍是一贯的低调，甚至还有点有意躲避他人似的，好像范丽嫁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也叫莫志明的什么人。

结婚，考公务员，入户口，生孩子。生孩子，范丽是被逼无奈的。本地人，老思想，媳妇过门两年里肚里没动静，就是美女大明星也要被人戳脊梁骨。“怪不得介标致的小姑娘肯嫁过来，原来是只生不出蛋的鸡呀！”嘻嘻！瞧，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公公婆婆这边也过不了关了。特别是阿公老头本身对这个媳妇就心存芥蒂。还在他们两人刚确定恋爱关系时，范丽就撺掇莫志明去改名字。莫志明，墓志铭，太晦气了。莫志明呆头呆脑回去跟父母说了这事，老头子一听，怒从心起，要不是娘出手快，一碗米饭早就扣在他脑门上了。你是莫家志字辈，莫家到你这一辈就你们两个堂兄弟，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你爷爷给你们两个取了“志明”“志远”。怎么？有了媳妇，就忘本啦！老头子气得直哆嗦。这次，老头子放出狠话来了，今年就给我生，生不出来，别再进这个家门。当然，也是有奖励的，孙子，五十万，孙女，三十万。范丽听进去了，也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本边角已卷起来的书研究起生儿子的事来，掐准了时间节点，晚上就在床上，指导莫志明如何做动作，折腾来折腾去，就差一点把莫志明搞成阳痿了。“嗨，你不是很 OPEN 的吗，怎么也讲究起这个来了？”莫志明瘫在那里，喘着气问。范丽仰面翘起臀部，下面垫着个枕头，一面数着时间，一面说，“我自有打算，你只管听我的就是了。”也搞不清到底是谁不给力，反正小两口只得了三十万。范丽用这三十万把他们的住房换到了靠近区政府这边。一次车子路过申海绿地，范丽侧脸望了望窗外耸立着的高尚住宅区——一品天下，酸酸地说，“唉，如果有五十万我就搬这里来了。真不争气！”语气

里分明是在责怪莫志明。莫志明有口难辩，装着没听见，自顾自开着车。

或许是一语成谶，两人的婚姻经历了十年，这回算是走到了尽头。婚后莫志明也不学着按照范丽的要求去改变自己，比如为了省钱一直理着个难看的马桶头，那是他家的老邻居瘸腿赵老头给理的，十块钱一个。三年前的某天几个闺蜜相约家庭聚会。范丽赶回家来接父女俩，莫志明原来头发已经留了有大半个月了，只消梳梳整齐便可，他瞎起劲匆匆赶到老邻居那里剃了个簇新的马桶头，想以新面貌示人。范丽进门一看到那个头气就不打一处来，一把把他拖进卧室，“你，你今天不要去了。”“为什么？”莫志明茫然地望着她，还有点气恼。“你就顶着个马桶盖出去啊！”范丽声音仍旧低低的，脸色却是铁青的。刚才莫志明还喜滋滋地对女儿说，老爸已好久没喝老酒了，你待会儿可要管住我哟！这会儿怎么跟女儿交代啊。范丽说，就说你单位刚才来电话让你去加个班。莫莫是个小人精，临出门时扭回头用无限同情的眼神扫了扫父亲那个新剃的头。莫志明是坚决否认为省钱，他说人家赵老头生活拮据，从小就是乡里乡亲的，能帮人家一点是一点。

穿着打扮的事还不是大事，最关键的是两人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凭莫志明的一手好文笔，他当初是可以考宣传部的，但范丽也属意于这个部门，她学校的经历会给她加分的。莫志明就改考街道了。菩萨心肠，思维缜密，说话办事入情入理，于是进了民政科，为弱势群体服务，对上多争取政策，对下可安抚民心。后来，街道恰逢辖区内大动迁，信访接待任务重了，原来的信访接待员直性子，加上事一多，就沉不住气了，给办事处反而添了不少乱。莫志明接待民政帮困户时不管你讲的是真是假，他总是专心致志地侧耳倾听，一脸的同情；你朝他说狠话或故意激怒他，他仍是那一副柔弱而诚恳的样子；等到你说累了，他便不失时机地跟你核对他的书面记录，从不落下人家一句关键或重要的话。这是我说的么？有时对方由着性子信口开河，说的连自己都忘了。是你说的。莫志明一脸认真，然后跟人家好商好量，你看，这句话是给你留着呢还是删掉？你说呢？对

方有点吃大不准，嗓门也不禁低了下来。他会眯起眼睛思索一会儿，建议道我看还是留着，这更能体现你的诚意，或者我看还是去掉，好像不大真实，你刚才是说得有点激动。好吧，就听你的。对方往往会这么说。一场眼看就要擦枪走火的纷争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化解掉了。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呵！街道党工委一拍板，莫志明来到了火线上。有莫志明一夫当关，至少那些信访的不大会当场撕下脸来，特别是访民们的诉求都能及时传递上去，对访民们的回复他也盯得紧，说是访民盯在屁股后呢。不论事情能否解决，至少他这边是尽了职了。于是他很快就当上了主持工作的副科长。这一当就是八年多，这个岗位实在是太需要像他这种人了，他也就没再动过。这期间范丽曾帮他联系了一个杂志编辑的岗位，他一时扔不下手头的几个信访案子，结果错失机缘。他好像也不很在意，一来世道变了，会写文章的没会挣钱的吃香了；二来他家女主外男主内的格局已然形成，看着范丽风风火火，快快活活，他心里头乐意；还有就是工作上的成就感，特别是看到那些平头百姓感激的目光，他心里暖暖的，甚至会时不时升腾起一种壮怀激烈的豪情。可就是这么多年了，他一直没有再往上动一动，不免让人有点焦虑，当然他是不会表露出来的，哪怕在范丽面前。有过一阵范丽让他多到领导那里去谈谈心，他为难地说又没什么事就不给人添乱了。范丽骂他没出息。

范丽却是顺风顺水，仕途通达。开始有人还推测她是否利用了“色相”。当然美女在职场上是有天然优势的，也不能说她没动用过一点这方面的自然禀赋，但一切都在“适度”范围内。她是属于冷艳型的，家庭的熏陶，还有用她自己的话说“荷尔蒙分泌不足”，她一直鲜有绯闻。她当了区文化局局长后没多久，新调来了一位分管领导，被她的美貌所迷倒，经常约她到自己办公室谈工作、谈人生，后来就有了语言上的挑逗。这种猥琐的行径范丽很是嫌恶，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一次这位领导故伎重演，范丽微笑着对他说道，领导呵，坊间流传着一句话，说我们有些当官的白天文明不精神，晚上精神不文明。您说我们这儿有吗？说完，撂下领导硬塞给

她的一瓶进口香水，拂袖而去。当然她也会利用自己的美色帮领导救驾的。那是在“八项规定”之前了，在一个超大型文广企业落地本区的宴席上，企业老总带着几个演员出身的中层轮番向区长敬酒。这么大一个项目过来，区长很兴奋，有点不胜酒力了。范丽带上几个委办局领导上去了。一番推杯换盏，范丽把老总掺了水的酒瓶悄悄换了过来，盯着老总要与他喝几个满杯。美女送上门，何乐不为。不想几杯下肚，老总人站不稳了，对方几位连忙去搀扶，于是败下阵去。自此以后，同是北方出生的区长在非公务小范围遇上范丽就热情地唤她“大妹子”。但归根结底，范丽能有今天主要还是靠她的真本事。

应该说两年前，也就是范丽升任文化局长之前，在情感上她与莫志明的疏离感还没这么强烈，甚至还蛮享受他的后勤保障服务，包括夫妻生活莫志明也是由着她的性子。在这方面美女都有点小作的，好在莫志明脾气好，身体也好，收放自如。可当了部门的老大就慢慢变得不一样起来，特别是接触了那么多文化企业的老板，他们富有、儒雅，再加上对她的那份意味深长的在意不经意间撩拨着她的心弦。她和莫志明都是独生子女，按政策还可以再生一个。公公婆婆还有莫志明其实都盼着再生个小子。如今她年纪不大已经升到正处了，也该为家里想想了。可她不想，她的志趣在事业上，她享受攀援的艰辛，她更享受登顶的快乐，还有就是被优秀男人呵护的惬意和满足，这后一条是千万不可对别人说的。

一年半前的一件事将她和莫志明以及他父母的感情撕裂开来了。有那么一阵，平素对她爱理不理的婆婆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几乎天天送甲鱼、鸽子等滋补品，范丽开始以为老人是送糖衣炮弹来软化她，可老人从不提那事，笑咪咪寒暄几句就立马走人。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她问保姆冬梅。冬梅也吃不透，说：“给你，你就吃呗。”冬梅是他们的居家保姆，莫莫出生后一直靠她带着，三十好几了。九年前她怀着身孕跟着同村的丈夫来上海打工，在一个拆房工地上一堵残墙突然倒塌，眼看就要压到正在墙根分拣钢筋的冬梅，她丈夫一下冲过来一把推开她，她得救了，丈

夫和她肚里的孩子却没了。躺在社区医院的急诊室里，她身无分文，一筹莫展。莫志明正巧来看望一位患病的孤老，见此情景及时联系街道施以援手，家里就要添丁正需要帮手，莫志明和范丽商量着就将她雇了下来。这么些年下来，冬梅俨然成了家庭一员。她对夫妻俩说，“你们也别逼我回去结婚，根强在我心里头不会走的。”摸了摸正依偎在她怀里的莫莫的头，“她不就是我的亲闺女吗？等她长大了，我再离开这个家，否则我会挂念的。”“你个死妮子，谁赶你回去啦？”范丽拍了她一下，嗓音也有点发潮，“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是在操心你后半辈子的事呢。”冬梅仍摩挲着莫莫的头，低下头望着莫莫，“莫莫大了会养阿姨吗？”莫莫仰头望着冬梅，使劲地点头。莫志明在一边没吭声，眼睛也是红红的。

有一天晚上，范丽拿好睡衣准备进卧室内的卫生间，瞥见莫志明坐在床沿边发呆。“你呆着干什么？”她微皱起眉头问道。“哦，哦，没没什么。”他有点慌乱地应着钻进了被窝。洗漱出来刚上床，他猛地抱住了她，拉灭了灯。她先是挣扎了几下，又一想已经有两个多月没让他来过了，顿生怜悯，便依顺了他。莫志明似乎有点大喜过望，动作有点走形。他粗笨地扒下她的内裤，也没了前戏，就想直接进去。“喂！喂！你套子呢？”她脑子还清醒，用手护住了自己。“求求你了，求求你了！”他嘟囔着要掰开她的手。范丽顿时恍然大悟，“住手！”她低低地怒吼道，像一头发怒的母狮子。莫志明仍不罢手。“啪！”一记耳光扇在了他的脸上，人也被一把推到了床下。“反了你了！”范丽很快穿好了衣裤，摁亮了壁灯，怒视着还在床沿下瑟缩着的莫志明。莫志明扭过头去，一只手放在额头前挡着光亮，一只手护着自己的下身，羞愧得无地自容。不一会他用一只手套上了自己的裤头，然后站了起来，仍然低垂着头，稍稍迟疑了一下，朝着范丽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一字一顿地说道：“对不起，我该死。”转身从床尾凳上拿过睡衣套在身上向卧室门口走去，到了门口却又停住了，他思忖了下又折了回来，拿过一个枕头放到床尾，然后合衣弓着身子躺下了，整个过程都没有朝范丽这边再瞧一下。

压垮他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杨骏的出现。区里要出让一块一百亩的商办用地,这几年中心城区的用地可谓寸土寸金,虽说是要通过招挂拍,但已不都是价高者得地,功能方案设计优者可加分。区里决定这块用地要引进文化项目,范丽就自然成了这个项目推进工作组的副组长。杨骏也是北方人,人高马大,又儒雅俊朗,部队转业后就在南方一带经商打拼,现在已是一家资产几十亿、集商业地产开发和文化产业经营于一身的企业集团老板,年龄比范丽小一岁,目前仍是单身一人。这次他也是一众竞标者之一。通过朋友介绍,他前来登门拜访。刚一推门进来,两人就都不禁愣了一下,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确实未曾谋过面呵。杨骏很识趣,只是详细了解了区政府对这个项目的功能要求,简要地介绍了自己企业的情况,当然对自己已成功投资的几个文化项目又做了提纲挈领的补充说明。第一次拜会不宜占时过久,杨骏起身告辞了,范丽反倒有点意犹未尽。临送到门口,杨骏又从怀里摸出一张暗银色的名片,低声说,“这是我另一张名片,一般不给外人的,包括大领导。”说着朝范丽深情地望了一眼,“项目不必勉强,但你,我认了。”范丽的心怦然一动。在对这个文化项目的功能设计上,杨骏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有些方面如要实施也是他公司力所不逮的。范丽有些不解了。杨骏说这么好的一个地块可不敢糟蹋了,谁能做无所谓,关键是要对历史负责。

“申海春潮”是范丽提出创意并负责牵头实施的一项全区性的高雅艺术与群众文化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型主题文化活动,每年五月举行,历时一个月,已办了两届,颇受好评。今年又要举行了,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全区上下寄予厚望。此番区委书记亲自担任活动领导小组组长,范丽担子可不轻呐,这阵她索性搬到紧贴单位的孙文沁家去住了。孙文沁的老公带着儿子在国外,三居室房子正嫌太冷清,再说她本来就不看好范丽和马桶头的婚姻。杨骏闻知“申海春潮”一事后,在幕后倾全力相助。在活动方案设计、各类艺术家和流行歌手邀请方面十分给力。活动大获成功。市里来开现场经验交流会,区委书记将范丽引荐给了前来参加会议

的市委领导，领导夸赞道，“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范丽同志呵！有思路，更有执行力。人才呵。”范丽握着领导的手，谦虚地把功劳归功于书记亲自担纲和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当然，她心里很清楚那个已经深爱着她的男人——杨骏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

杨骏接下来的又一个举动将范丽彻底征服了。这天杨骏约范丽来到他新购置的坐落在黄浦江边的水景房，说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她。进得门来方才知道这天是杨骏的生日，他只邀请她一人来为他庆生。范丽有点感动。

一杯红酒下肚，杨骏双眼热辣辣地望着范丽，一字一顿地说：“我要娶你。”

范丽做出副羞涩的样子，微笑不语。

杨骏移到了她身边，执起她的手，“为了不让你处境尴尬，我决定放弃你们这个项目。”

“什么？”她吃了一惊，诧异地望着他。

“是真的。只为了你。”他一脸真挚，依旧用那么一种眼神望着她。

一阵晕眩，她不由得握紧了他的手。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她满含爱意地回望着他。他伸过手臂把她揽在了怀里，深深地吻住了她的嘴唇，正待想有进一步动作，她止住了他。挣脱开身，她拢了拢头发，“等我和他正式离婚以后吧。”

“莫科是个好人，多分给他点吧。”杨骏缓过神来，整了整自己的衬衫，将手放在她的手背上轻轻地抚摸着。

此时此刻，莫志明一言不语，面无表情。

范丽坐直了身子，顺势扫了一下四周围，只有三四个客人散落在四处。老板娘在吧台那边与她交换了下眼色后，姗姗地走了过来，为他们续了茶水，然后转身在邻近的一张空桌上收拾起来。时机到了。范丽略略俯视着马桶头：

“我们离婚吧！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奇了怪了，莫志明好像早就料到了似的，神态平静，眼睛仍盯着手中的杯子，又沉默了一会儿，开始开条件了：

“莫莫的监护权由你定，但我来抚养。你放心，我不会让我父母带的，我知道，他们是乡下人，你怕带不好。我想还是让冬梅来带，到初中毕业。麻烦你做做冬梅工作，她听你的。房子是我父母给的，就是我想分一半给你，他们也不会答应的，到时还会吵到你单位，影响你声誉。如果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先来我们这儿住着，我和莫莫她们搬到另一套去，那边房客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反正租金是我们收，我们不讲，我父母是不会晓得的。还有——”说到这里，莫志明好像打了个嗝，他端起茶杯喝了口水，自我解嘲地咧了咧嘴，“中午吃撑了。”顿了顿，接着说道，“你有空多和莫莫联系联系。小姑娘大了，想法也多了。其他的——唔，也没什么了。”说罢又端起茶杯想喝水，杯子里已没水，他想去拿茶壶，瞥见范丽面前的茶杯里水也不多了，他犹豫了一下，手收了回来。

眼前的这个场面是范丽万万不曾料到的。为了防备他发耿脾气，她特意挑了一个她闺蜜开的咖吧，还选了一个下午刚上班的时辰，准备了几套对付方案，现在看来都用不上了。接下来他们很快就商量好了如何办妥离婚手续以及善后事宜。末了，莫志明取过桌上的价目单仔细地看了一下，从裤兜里掏出几张票子，数出一张一百元和一张五十元放在了桌上，想了想又收回了那张五十元，换上一张一百元，然后用骨瓷烟缸把两张大票压好，朝老板娘招呼道：“老板娘，钱放在桌上了。不用找了。”说完站起朝范丽欠了欠身，转身挪开椅子朝大门口走去。望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背影，范丽心里五味杂陈，眼睛也不禁有点湿润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范丽都被繁忙的工作和与杨骏的热恋占满了，除了和莫莫通电话，过去的生活痕迹已经被抹得差不多了。范丽和莫志明的离婚并没在机关引起多大反响，大家好像都料到他俩迟早会走到这一步的。她与杨骏的事也几乎无人知晓，她的几个闺蜜都是属于久经考验的。

杨骏没能退出这个项目。区里两位主要领导的意思，杨董的功能方案颇具创意，即便将来中不了标，对其他几家也会有促进作用。还是让专家组来作最后决定吧。这个时候范丽怎么能向领导道出实情呢。他俩的婚事同样也就只能拖到这个文化项目开标以后再说了。

然而，才没过多久，范丽的生活就被莫志明搅起阵阵波澜。看来她是小瞧这个男人了。

一次区里召开年中工作讨论会，区四套班子领导和各委办局、街镇的党政一把手悉数与会。轮到组织部长发言，他讲到了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的重要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齐家，就是领导干部的家属也要在群众当中做表率。前不久，我们有个街道要提一位正科级干部。大家都知道，根据新出台的政策，正科实职干满十五年以上，历年考核合格，到时行政级别就能上一档。有两位后备人选，群众都很认可。怎么办？这时，其中一位当了八年主持工作的副科长主动提出让给另一位。组织上问他为什么要谦让？他说我是领导干部的家属，理应发扬风格。这位同志是谁？”部长说到这里激动起来了，“他就是申虹街道信访科副科长莫志明同志，也就是我们文化局长范丽的丈夫。”会场顿时掠过一阵骚动，范丽复婚啦？不少人窃窃私语，朝范丽投来探寻的目光。宣传部长正好坐在组织部长旁边，他凑过头去，对组织部长耳语了几句。组织部长听罢使劲地点了点头，自我圆场道，“对对，前夫，是前夫。同志们，正因为是前夫，那就更应该表扬。虽然离婚了，但对原来配偶的要求仍不放松。这叫什么？这就叫离婚不离心！”“哗——”全场笑开了。几位区领导也禁不住咧开了嘴。范丽算得上是个处变不惊的沙场老手，这回脸也涨得通红。这个该死的马桶头！她心里恨恨地骂道。

散会后她立马回到自己办公室，拿出手机打莫志明的电话。没人接，发短信吧，想想发短信不解气，再打，还是没人接。做贼心虚了吧，正这样想着，对方接电话了。

“喂，是找我吗？”一副慢吞吞的死腔样子。

“不找你，我找谁啊？”范丽强忍着火气，压低着嗓门。

“噢，我还以为你打错电话了呢。”有点阴阳怪气。

“找的就是你！”范丽怒吼道，随即忙用手遮住嘴，又把嗓门压了下来，“我问你你现在是哪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属啊？”

“什么意思？”对方好像在装糊涂。

“你不是把正科长让了吗？领导在全区干部会上表扬你了。说是你说的你是领导干部的家属理应发扬风格。我倒要问问你你现在是哪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属啊？”

“你——噢！”

“放你的狗臭屁！”范丽破口大骂，又马上下意识地朝门那边看了看。

“请你自重！”对方正色道，“你是莫莫的亲娘，我是莫莫的亲爸。”

“这就算有关系吗？这件事你干嘛要平白无故扯上我？弄得全区上下以为我跟你的是假离婚呢。你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话不要这么难听好吗？”对方好像弄明白了，开始解释起来，“丁阿根，你是认识的——”

“我不认识。”

“咦？——哦，好好。丁阿根，民政科副科长，老实头，也要快八年了。上个月他爱人生癌去世了，家里还有个十八岁的女儿得抑郁症，读不了书也上不了班。像他这种情况，我不让他，说得过去吗？”

“那你就不能照实说？”

“照实说？亏你想得出。你要我在他伤口上撒盐啊！”对方嗓门有点大了。

“依做啥？狠了的伐？”范丽习惯性地脱口而出，她的上海话已经说得蛮溜的了。

对方也习惯性地闭了嘴。稍顷，对方用一种认错的口吻说道：“我的做法也有点欠考虑。万一传到杨总那边就给你添乱了。”

“什么杨总？”范丽一怔，警觉地问道。